

乘着鸟儿的翅膀，踏着野兽的踪迹，
换一种视角，去发现真实的西藏

遥远壮阔的世界屋脊，洗涤性灵的秀美风光，
淳朴自然的高原文化，在书中娓娓向你讲述

这是一本科考笔记，也是

一本出色的藏地行走读本

林宜舟◎著

寻找世界屋脊上的 兽踪雀影

漓江出版社

014039503

N82
16



寻找世界屋脊上的 兽踪雀影

| 林宜舟◎著 | 袁倩敏 卢烨媚 林宜舟◎摄影 |



北航

C1724317

N82
16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世界屋脊上的兽踪雀影 / 林宜舟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407-7027-3

I. ①寻… II. ①林… III. ①科学考察—西藏 IV. ①N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5610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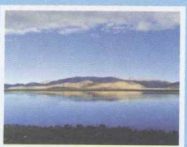
寻找世界屋脊上的兽踪雀影

作 者: 林宜舟
出 版 人: 郑纳新
责任编辑: 潘小鹏 罗天江
封面设计: 杨 威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地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 编: 541002
网 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电 话: 0771-2506856 0773-2583299
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407-7027-3
定 价: 24.8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发现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1	前 言
2	高反——进藏第一次
8	计划没有变化快
12	高原驾车——不只是车技的问题
18	飞流直下三千尺
24	空中的陈塘镇
28	修雪玛——不一样的糌粑
38	温泉河——猴子和温泉蛇的传说
48	上山难下山也不易
56	夏尔巴人
62	夜调——发现鼯鼠
66	四面“鸟”歌——一边倒的捉迷藏游戏
72	美女湖“水怪”
78	偶遇喜马拉雅麝和青鼬
80	鼠兔和旱獭的天下
84	穿越沙尘暴的惊险之旅
94	重返阿里
96	帕羊重逢川菜馆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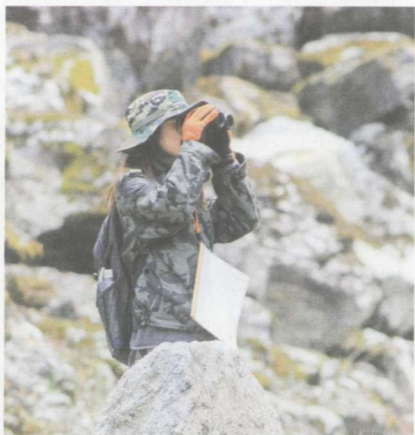
100	“逗逗你不行吗？”
104	驾车藏北无人区
106	鲜为人知的英雄
114	夜宿松西村
120	九只兀鹫和八匹狼
124	被咬掉唇的藏羚羊头骨
130	陷车惊魂记
136	寻找淡水——与夕阳赛跑
140	方便很不方便
144	宿营月牙湖畔
150	“西藏也有海”
154	会隐身的岩羊
158	阿汝乡——盐湖乡，翻越 5400 米的垭口
162	围网的利弊
166	中仓的藏式茶馆
172	垃圾围村
176	色林错——高原动物天堂
180	后记

前言

2013年5月14日至6月17日由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广东省昆虫研究所)和 IBE(影像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北京)组成的联合科考队对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陈塘、亚东、曲当、樟木和藏北的阿里、那曲地区进行了野生陆生脊椎动物的资源调查。我作为调查队员,参与了陈塘、樟木、阿里三地的工作。

西藏每年6、7、8三个月是雨季,5月是开展除两栖爬行动物外其他陆生脊椎动物夏季调查的好时机。雨季到来,两栖爬行动物陆续结束冬眠,蛙和蟾蜍利用降雨形成的大大小的临时水洼,赶紧完成传宗接代的头等大事,蛇和蜥蜴则要寻找食物来填饱了一个冬季的肚子,这时做两栖爬行动物的调查会比较有成就感。然而,雨季持续不断的降水、湿滑的山路,由降雨带来的次生地质灾害则将给鸟类和兽类调查带来不小的麻烦,甚至是危险。因此,这次调查的主要人员构成以鸟兽方面的专业队员为主,两栖爬行动物的调查这次不作为重点。

5月10日我们科考队伍乘火车到达拉萨。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在西藏已经开展过很多次科考调查,这次有些队员甚至是第六次进藏。在以往的经历中,队员们分别尝试过火车、汽车、飞机等多种交通方式进藏,比较下来,火车进藏后的高原反应最轻。而这次科考活动有多名队员是初次进藏,火车是最保险的办法。



高反——进藏第一次

对抗高反最好的武器还是心理调理，一句话——安静地忘掉它——越怕高反就越容易高反，紧张的时候心跳和脉搏都会加快，于是在缺氧的情况下反而加重了氧气消耗。

火车进藏也非一路舒畅，对初次进藏的乘客而言，最艰难的路段是翻越唐古拉山口，这里海拔有5000多米。由于火车里有弥散式供氧装置，再加之已是第二次进藏，一路上我并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大多数队员，不管是初次还是多次进藏的，似乎也和我一样，并未出现不良反应，拍照、聊天、打牌、看书、睡觉，大家都各得其所，各行其乐。

火车在戈壁荒滩上以低于低海拔地区很多的速度缓缓行驶着，仿佛要睡着似的，由于车窗外的景观无甚大的变化，我也随着这摇篮般晃动的节奏而昏昏欲睡。迷离间，列车员提示，火车马上要经过长江源头沱沱河，这让我精神为之一振。去年入藏，往返都是乘飞机，我错过了青藏铁路上这个著名的景点，这次不可错过。然而，紧接着，列车广播也响了，播发了一条寻找医生的消息。这样的消息在火车最后一天的旅程里——进入青藏高原后的路段，会频繁出现，并未引起我特别的注意。我们的队员都



| 青藏铁路

在同一节车厢，虽然分别在不同的隔间里，但每个隔间都有不止一名我们的队员，有点什么事情应该还是能及时发现的。

广播过去约摸5分钟，列车员来到我们车厢，后边跟了一名提着急救箱女乘客，径直进了第一隔间。由于我是坐在走廊靠窗的简易桌台旁，列车员和女乘客刻意低调轻微的行动还是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个隔间里有我们的队员。会是谁，会是我们的队员吗？

当我走进第一隔间时，印入眼中的首先是那名医务乘客的背影，越过

她的肩，是一张煞白的脸——那是李小燕的脸。李小燕躺在下铺的铺位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半闭着眼睛，正有气无力接受着医生的检查和询问。

我的到来并没有给状况带来多少改观，相反，小燕皱起了眉头，冲我挥手，说：“没事的，你出去吧，别张扬。”我没有声张，也没有走开，只是在对面的铺位坐了下来。这个铺位里还有3个我们的队员，有个在上铺睡觉，没睡觉的也像我一样，只是坐着默默地看着，帮不上什么忙，也许他们之前有过一阵子忙乱，但显然掩饰很好，没有发出过多异常的声响。要不是

| 念青唐古拉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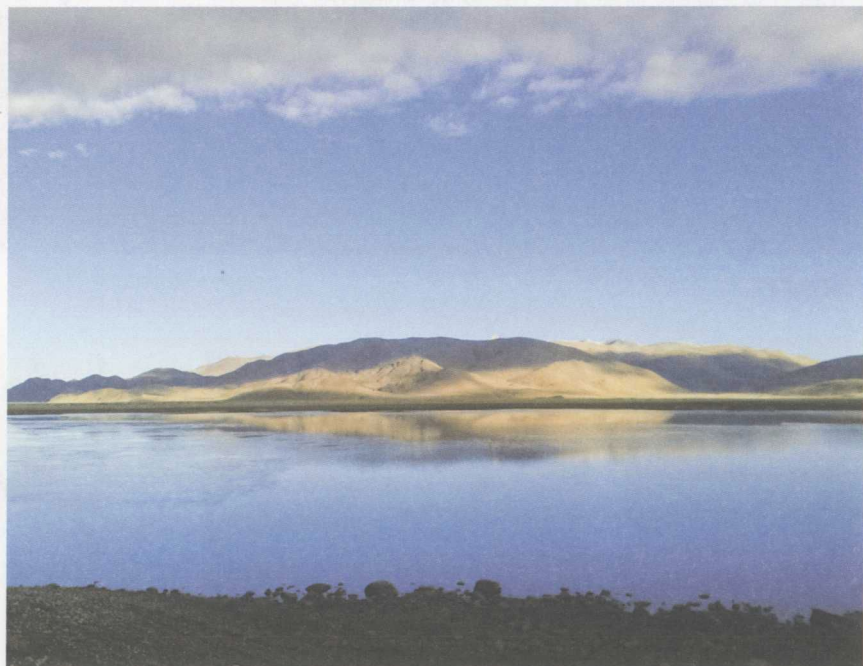


急救箱引起我的注意，我可能还不知已经有人出状况了。

生于80年代初的李小燕在野外工作方面是个老手，她从事鸟类调查工作将近10年，在一群年轻队员面前已是姐一级的人物。不过，西藏对她而言，还是新鲜之旅。我猜想她的刻意低调，也许是不想让更多的人看见她脆弱的一面，又或许怕其他初次入藏的队员看到了产生紧张情绪，引发连锁高原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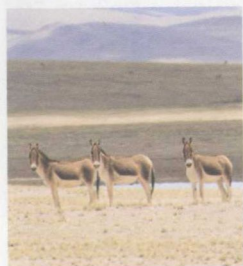
确实，心理暗示是引起高反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老念叨着，我会不会

| 月牙湖





| 藏羚羊群



| 藏野驴



| 藏原羚



| 喜马拉雅麝

高反，我是不是高反了，肯定逃不掉。对抗高反最好的武器还是心理调理，一句话——安静地忘掉它——越怕高反就越容易高反，紧张的时候心跳和脉搏都会加快，于是在缺氧的情况下反而加重了氧气消耗。但也不是毫不在意就没事，跑跑跳跳嗨过头也容易高反，防高反还要安静，平心静气地休息是最佳对策。

半个小时后，小燕的面部恢复了血色，主动问我们有没有吃的。见小燕这边已好转，我不敢掉以轻心，赶紧把有我们队员的四个隔间都巡查了一遍。一圈下来，情况还算乐观，除了初次进藏的李振宇头痛不适，无法午休，其他队员要么已睡着，要么还是一切如初。

返回第一隔间时，小燕已在和其他队员聊天，见我来，忙说：“我没事，可能是低血糖，吃了点东西就没事了，”顿了顿，她又说：“也可能有点高反。”后半句话她说得很轻，但特意把“点”说得比较重。

按计划，到达拉萨后，我们要休整几日，这样的休整非常必要。大多数初次进藏的人员会在头一两天遭遇强烈的高反，我去年冬季进藏也是这样。两三天后，一般都会适应。然而到了第三天，振宇头痛依旧，他也成为唯一到第三天还有高原反应的队员。

振宇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上世纪80年代生，年轻精干，身体素质好。此次他负责两栖爬行动物的调查。在广州他也参与过不计其数的科考调查，从高山到海滩各种生态系统都经历过，跋山涉水的体验也不少。他怎么会有如此持久的高原反应？我常常迷惑高原反应的无常。没人说得清楚到底什么样的人更容易遭遇高反，只有一种未经证实的流言，说越是身体好的人越容易高反，尤其运动员，因为他们耗氧量大。振宇烟瘾很大，在广州差不多每个时辰都能见到他吸烟，莫非他的高反与此有关，他显然也这样认为，高反之后他就没敢再吸烟。但忍了两天终于忍不住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反正横竖都头痛，不吸烟更难受。但愿即将到来的科考能缓解他的头痛——我们将去海拔更低的地方。

计划没有变化快

徒步线在选择队员时，报名者踊跃，但该组并未完全按意愿挑人，最终能留下来的不是最想参与者，而是最适合者。

三天的适应后，14日全部队员分成了三个小组，兵分两路向喜马拉雅山南麓进发。这次调查的主要区域是两条“沟”，也就是河谷。一条是嘎玛沟，由两支小分队承担调查任务，另一条是亚东沟，由一支队伍负责调查。选择河谷不仅仅因为动物资源丰富，还有易于发现动物和易于到达等优势。我分在嘎玛沟，日屋至陈塘线，我这个队有 IBE 的徐健、郭亮、李俊杰和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的黄志文、李振宇、袁倩敏、卢烨媚和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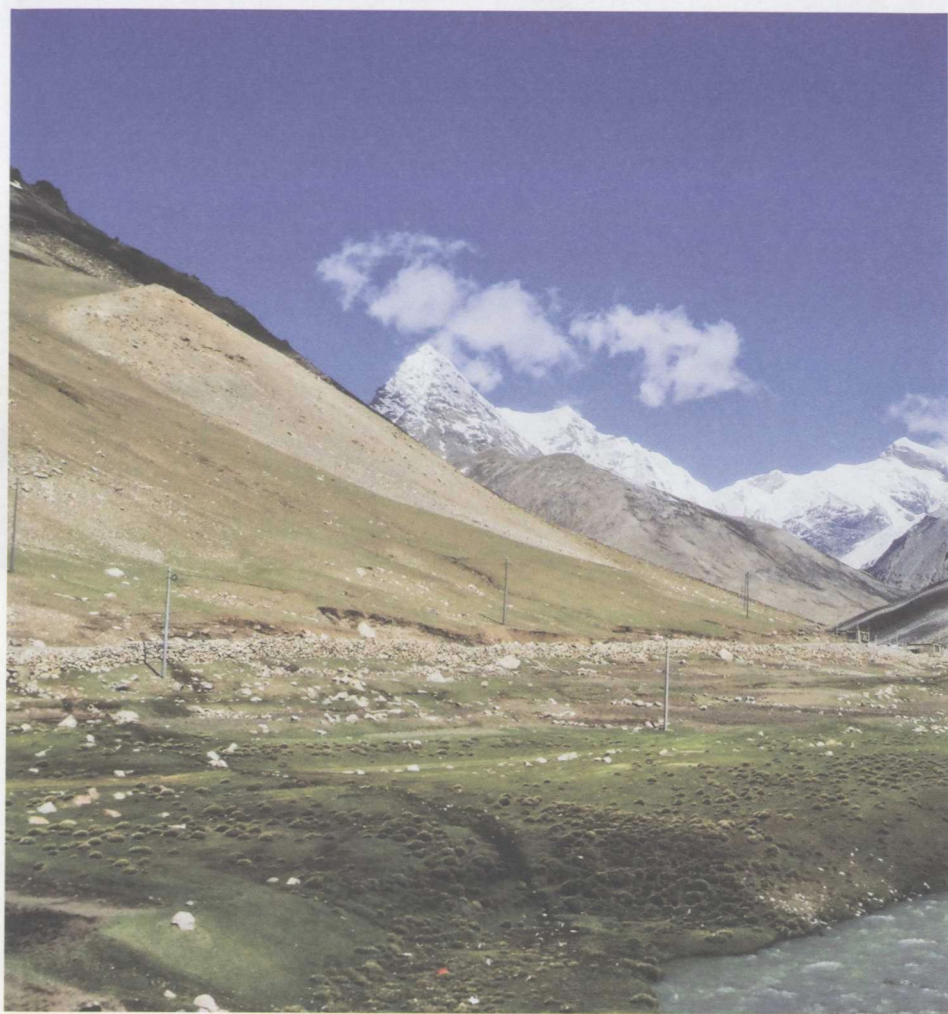
在西藏科考，当地林业部门的建议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不论我们事先规划得多么好，到了当地一了解，哪条路刚塌方，哪条沟有山洪，哪条线路的物种与先前掌握的资料有出入，哪个区域由于无路或过于危险根本无法进入，所有这些新信息都对调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都有可能改变调查线路和日程安排。

从拉萨到达日喀则后，我们要停留一日，除了补给，更重要的是修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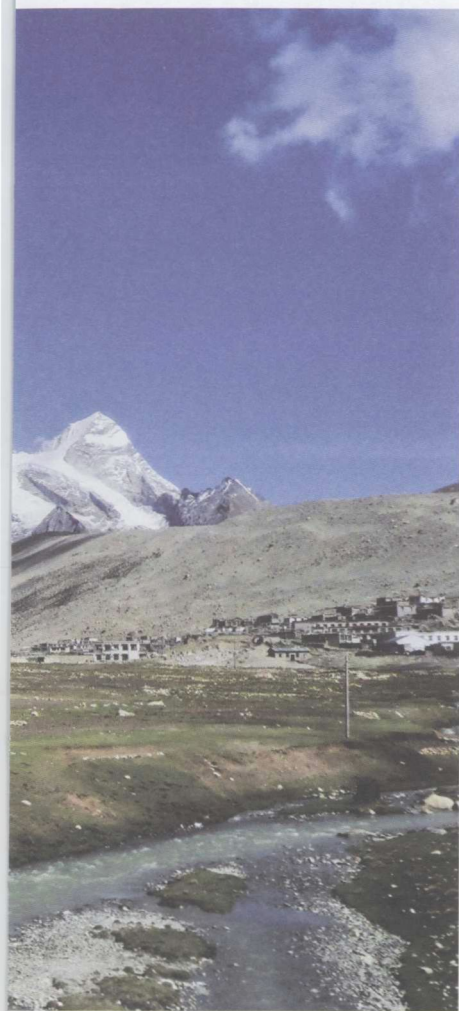
| 看不到尽头的沙石路

调查计划和线路。在日喀则负责接待和协助我们的是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普琼局长，他这次会选择我们三支队伍中的一支全程跟随。珠峰的一草一木都在普局的大脑里存着。之前我们的线路设计里有一条沿彭曲河的样线，在普局的建议下取消了，他形容那条路是猴子走的。说这话的时候，他双手伸出，直直向上，紧握成拳头，像是要死死抓住什么东西，同时，嘴也咬成了一条下弯的线。他说，当地的夏尔巴人只有效仿猴子那样攀着树枝才能走通那条河谷。既然如此，我们也没必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科考最重要的一条箴言就是“安全第一”，尤其像西藏



这样对我们而言十分陌生的地区。最终我们保留了日屋镇到陈塘镇和曲当乡到陈塘镇两条线路。我仍然在日屋镇到陈塘镇这条线路。

另一条线路，也即曲当乡到陈塘镇是纯徒步线，从高海拔走到低海拔，



| 日屋乡的雪山

一路上没有村镇，只能住帐篷，由体能好，经验丰富的队员承担。这支队伍要求轻装上阵，尽可能减少辎重。长焦的大炮筒和沉重的摄像机都被放弃携带。这也可能使这支队伍成为三支队伍中留下视频、照片资料最少的队伍，成为一支神秘的队伍。因此，徒步线在选择队员时，报名者踊跃，但该组并未完全按意愿挑人，最终能留下来的不是最想参与者，而是最适合者，很遗憾，我不属于最适合的那一类。这支精兵强将组成的队伍，他们是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的姚志军、黄治浩、曹洪芬（女），IBE的范毅和董磊，还有定日林业局的米仓局长（女）。多日后，当和他们在陈塘汇合时，我才得知他们遭遇了雨天和雪天，翻越了雪山，还使用了牦牛。我无法猜想，参与到这支队伍会有怎样的遭遇。

高原驾车——不只是车技的问题



要到达陈塘镇必须先到达平均高度4500多米的日屋镇。一条海拔4800米以上的山脊横在进入日屋镇的交通要道上。

日喀则休整了一天，补充购置了干粮和一些装备。翌日，我们三支队伍分头行动。我所在的分队和去曲当的分队在一个叫萨迦寺的路口分开，他们前往定日县与当地林业部门汇合，我们则继续赶往定结县。

定结县林业局的索伦局长一行三人早早就等着我们，午餐后，他们驾驶了一辆越野车领头，带着我们向着更高海拔的目标出发。

定结县郊外是一片湿地，也就是一片镶嵌了很多大大小小水洼的草甸。有些水洼就在路边。每一个都清澈见底，较浅的透着淡淡的绿，较深的呈现出幽暗的蓝，赤麻鸭三三两两地占据着不同的水洼，由于繁殖季即将到来，不时地有成双成对的赤麻鸭在低空疾飞几圈后落入水泊中。偶然也看到几只零散的斑头雁。一个星期后，当我们返回定结再次经过这里的时候，一对黑颈鹤也在这里安了家。

要到达陈塘镇必须先到达平均高度4500多米的日屋镇。一条海拔4800